



魏書

武帝

標

黃初七

年四十

文帝

丕

太和六 青龍四 景初三

年三十六

裴五三十四

明帝

叡

三少帝

齊王芳

正始九 嘉平六 十月改元 正元廢二十年薨

年四十三

高貴鄉公髦

正元二 甘露五 六月改元 景元年二十

陳留王奐

景元五 咸熙二 廢後三十八年薨 年五十八

起庚子至乙酉共四十六年

叙重刻三國志



史自馬班下稱陳壽三國志其叙魏事最為詳典吳次之蜀為略而壽蜀人也柰何屑越其國事或云壽有所嘆于相亮父子而然愚以為諸葛公不置史官文獻缺略搜括良難非壽過也上稱壽善叙事有良史才致令夏侯

采善譙周期其

才名范頌嘉其所也哉但其書具
紀傳無表志體未備而文多略宋元嘉中
裴松之博采異同以為之注弼違補闕爛
然可觀說者謂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
注文選與松之之注三國俱旁引曲證期
于盡言盡意而止足為千古註書之法然
則壽書馬班之羽翼裴注國志之鼓吹自

當與本書並行宇宙間亦猶二儀五緯齊
曜璣衡大海百川等潤坤輿者矣南雍書
庫具二十一史而國志板最為刳缺嘉靖十
年以後續補幾十之七魯魚帝虎又不勝
其譌也余既視事首謀新之隨行有宋本
魏志原缺吳蜀乃叅監本手自校讎隨付
剞劂始春迄畢工費凡三伯緡借

本資校督余一士四川叅議張君後
甲監生吳養澤佐校者監生劉世教布衣
陸景成監生袁之熊而學錄石可大典簿
劉堅榮署典簿事學正陳一道典籍馬遷
則與有監督經營之勞者得附書云
明萬曆二十四年龍集丙申長夏端五日祭酒
馮夢禎序于衙齋之南池亭



重刻三國志小序



南雍舊鏤有三國志歲久漫漶為甚大司
成馮公視事之三月乃重鏤焉余惟諸史
自史記兩漢書外最著者無如陳壽國志
維時漢季群雄並起所在豪傑如林卓犖
奇偉夔絕千古壽所結撰其文采亦爛然
稱是故志善叙事有良史才裴

松之亦

觀事多審正良有以

矣至其書具紀傳而缺志表竊意鼎峙之際天造草昧運祚日淺稽古禮文之事或多闕略宜壽所重在此而不在彼歟三志所載惟蜀為簡壽歸咎于相亮之不設史官似也而後主紀乃云史官言景星見豈是時史官主機祥不司記註耶即使史缺

專官而當時蜀士秦宓譙周之倫皆博雅好論著聞見宓非之也不寧惟是相亮王佐之才其用兵經武司馬宣王至畏之如虎八陣圖木牛流馬迄今無能窺其祕者壽為蜀人親見其行事乃謂管簫亞匹將略非其所長則何也豈所謂脩却于相亮父子者不盡抑亮所敵者司馬氏而

壽後為晉臣。不枉其筆耶嗟乎壽欲
絀蜀蜀不為詘也揜亮亮不為揜也索米
詒譏祗足自點耳後之觀是志者不惟考
鏡往跡得以尚論百年之間而是志之瑜
瑕不相隱抑亦握簡含毫者得失之龜鑑
矣此馮公所為重鑿之意也

萬曆丙申季夏穀旦江夏黃汝良題于官

署之一鑑亭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

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事出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

數語乃注史之法然
此書所取亦有失三過
歟亦者

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蕪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

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晉書本傳

陳壽字承祚巴西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宦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

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

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節錄宋書裴松之傳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稱指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後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

三國志目錄上

魏書

宋本目錄其悞處並同

晉

平陽侯相

陳

壽

卷第一

武帝 操

卷第二

文帝

丕 黃初七年四十

卷第三

明帝

叡

太和六 青龍四 景初三年三十六 裴云三十四

卷第四 三少帝

齊王

芳

正始九 嘉平六十月改元 正元廢 年堯年四十三

高貴鄉公

髦

正元二 甘露五六月改元 景元年二十

陳留王

奐

景元五 咸熙二 廢後三十八年堯年五十八 起庚子至乙酉共四十六年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目錄

一 藏式

卷第五 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帝郭皇后

文昭甄皇后

明悼毛皇后

卷第六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術 劉表

袁紹 子譚 尚

卷第七

陳登與陳容不同此四人合傳也

呂布

臧洪 陳容

張邈 陳登

卷第八

公孫瓚 劉虞

陶謙

張楊

張燕

張魯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弟恭

張繡

卷第九

夏侯惇

曹仁

曹休

夏侯尚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弟純 曹洪

子肇 曹真 子爽 義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卷第十

荀彧

賈詡

子惲 孫彪 荀攸

卷第十一

胡昭當在張璠之後
焦先乃裴注中人

袁渙

張範

弟承

京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胡昭
張璠

王烈
焦光

卷第十二

崔琰

婁圭
許攸

孔融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顛

鮑勣

司馬芝

卷第十三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董遇

周生烈
陳福

裴注中人不應附見

卷第十四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卷第十五

名刺史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王忠

張既

温恢

賈逵

本字孚

楊沛

裴注中人

卷第十六

名守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孫預

鄭渾

倉慈

卷第十七

張遼

于禁

徐晃

朱靈

樂進
張郃

卷第十八

李典

臧霸

孫觀

呂虔

典韋

龐涓

母娥英

李通

文聘

許褚

龐德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卷第十九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卷第二十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鄧哀王冲

燕王宇

中山恭王袞

陳留恭王峻

趙王幹

楚王彪

穀城殤公子乘

靈殤公子京

廣都殤公子棘

相殤王鑠

彭城王據

沛穆王林

濟陽懷王珖

范陽閔王矩

臨邑殤公子上

剛殤公子勤

郟戴公子整

樊安公均

東平靈王徽

消母見裴注中若據
本傳親字衍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東武陽懷王鑒

元城哀王禮

清河悼王貢

北海悼王粲

東海定王霖

邯鄲哀王邕

廣平哀王儼

卷第二十一

王粲

徐幹 繁欽

陳琳 路粹

阮瑀 丁儀

應瑒 丁廙

劉楨 楊脩

邯鄲淳 荀綽

應璩 阮籍

桓威 吳質

嵇康

衛顛

潘昂

王象

劉廙

杜摯

劉劭

繆襲 韋誕

仲長統 夏侯惠

孫資 孫綏

傅嘏

卷第二十二

桓階

陳羣

子泰

陳矯

衛臻

徐宣

盧毓

卷第二十三

和洽

楊俊

常林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卷第二十四

韓暨

高柔

王觀

崔林

孫禮

卷第二十五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稜潛

卷第二十六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卷第二十七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卷第二十八

王凌 令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卷第二十九 方伎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杜夔當在方伎之列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卷第三十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馬韓 辰韓 弁韓

東沃沮 挹婁 濊貊 倭人 濊貊

大明萬曆二十四年南京國子監鏤板

祭酒馮夢禎

司業黃汝良

校正

監丞李之皞

博士黃全初

劉大綸

助教張驥

朱星曜

舒應鳳

鄭夢禎

學正曾士科

陳一道

胡淑

譚師孔

學錄王之機

石可大

典簿劉堅榮

典籍馬遷

三國志目錄上



快殿本作俠

宦官有曹節而曹騰父亦名節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

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

之後封曹快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

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

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

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

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

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

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心一

吳廷

御覽增

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

帝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為夏侯氏子者歟國傳聞蓋不足信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

御覽有也

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
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
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
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

曹氏諱節故作接唐志皆作接要

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荅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

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廡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從妹夫灑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

官反爲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勅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爲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

御覽有九

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

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千忤恐爲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外城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

真通鑑

此注乃事後虛詞掠奪厥祖何人斥言闡豎

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闡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

五二葛率

過故人成臯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已吾

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

設古閣本有在字

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

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豫州刺史孔伷

英雄記曰伷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兗州刺史劉岱

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

河內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毋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山陽太守袁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 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濟北相鮑信

信事見子勛傳

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

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公室是時紹屯河內邈佻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官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

術稱將軍者時官後將軍也

此項有戰河北高祖入關之勢也卓兵方盛未挫于外故堅壁勿戰待內變作而後乘之

以弑君討卓無故又改立君是二卓也

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

太當作大

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劔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佻與橋瑁相惡佻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

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眾興

萬曆二十四年刊

張珍

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
安為行在故曰西向

紹此時僅為太守并
未得韓馥讓州未應
意盛如此

烏巢之役袁氏之謀畧
何而或敗也馬故用兵
貴知彼知己也

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
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
君北面我自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
焉

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
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
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
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眭申
隨反十
餘萬眾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
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
毒等本屯

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
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
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

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
皆大破之

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
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
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為
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

明季流賊皆不得知此
謀督從出戰遂為劉
岱之績。光武擊銅馬
于鄆堅營自守有出因
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
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
遁去逮至鄆陶大破之此
成敗可參質者也

布布敗東出武關催等擅朝政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殺
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
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群輩相隨軍無
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
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
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
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
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
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
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

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
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
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胄親
巡將士明勸賞罰眾乃復奮承聞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
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似
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
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
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

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
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
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
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衆厥本有

操之強自此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二

胡以仁

卷之二

九

四百五十八

命名通

外為給用定所以保據兗州也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與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

能從殿本

薊殿本作蕪

肥不時得出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薊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闔將騎二百衛送闔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

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郟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

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

韓森盧曰兗州西定遠興念兵殺失本根操之不危幸哉

所收黃中尚未習練先犯
之者由官邀素知虛定故
也

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
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
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
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

袁曄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太
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
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
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

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
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
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
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

宋本作季
結疑是結字
子遵云衛按

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
至東河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
陶謙死劉備代之

通鑑作者誌
疑此結上脫
一末字耳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
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
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
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及宋本

布蓋使人謂伏見無兵乃
復未探預料其然設伏
以待布兵見乘堤者皆
起出不意奪氣遂為行
敗也

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
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
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
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
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

至其營而還

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袁術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

辟字疑行汝南降賊劉
辟叛在建安五年

御覽無平
字

天子還洛陽

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

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

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

韓云太祖起兵至是
九七年矣

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
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
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
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姓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
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
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
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
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
在河北軍人仰給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人相食

始議祗造成之者峻淵
不憂運饋則可與賊
持又何變施功勝等常
在我矣
椹三質也桑椹借作椹
音同詩甚協耽

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
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
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
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
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
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
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
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而宋本
食殿本

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
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
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
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
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
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
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
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
至宛

魏書曰臨涓水祠亡將士歔歔流涕眾皆感慟

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擒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
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

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
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
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眾繡與
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
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
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
虜逼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
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敗九月公

欲還者亦恐紹擾其後也

孟德待畢諶尚尔况昭烈之於元直乎

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稀各聚眾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眾為諶懼公曰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通鑑作泰山屯師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豪傑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為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宋本路

滅宋本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眾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

楊从文選注音留

釋舉謀魏科而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士於時宿儒世有大抵在河北漢南也評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指此類

入青州者樓紇之左以分其兵

裴松之北征記曰十年景平臨沂水是為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三十里有中牟臺是為官渡城曹袁相持之所

求救與渙仁相遇大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眾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

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眾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鞞以為歡笑廬江太守劉勲率眾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

伍家本作什

著家本無

備雄才加之宗室如與
紹連兵必龍許迎天
子操事去矣故不得
不急破之也

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

孫盛魏氏春秋云：荅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為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

良以不備授首

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鞬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每

文以中餌敵

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埕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臣松之以爲。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

上固云分營與相當矣。則此但知自將之親兵也。然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其定。

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抗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

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

還許或以為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
 疆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
 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
 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
 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
 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
 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
 比戰斬將然眾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
 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
 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
 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
 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

御覽有軍
字是作用

靈帝時瓊為佐軍校尉
與西園魏武皆西園八校
之一故欲活之

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
 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
 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
 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
 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
 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
 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
 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
 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
 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
 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

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
 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
 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
 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
 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
 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
 曰明且鑒于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
 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
 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
 寶虜其眾

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

破御覽

招叙書及術傳則紹乃
 術兄與紹傳術異母弟
 也不合

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
 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
 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叙與紹書云今海
 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
 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
 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
 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
 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
 級輜重財物巨億

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况眾人乎
 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

紹也廣眾盛謀議之士附者尚多其兵雖破未可取也故歸許以養威侯譽且其間前劉備復起之勢得以全力徐收河北耳

遼東殷植

植古達字見三蒼

善天文

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

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

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

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

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

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

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

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

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

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稀矣吾以幼年逮升堂

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

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

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

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念能詒已疾懷舊惟顧念

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

奠公其尚饗

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

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

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

始猶烏合故多寬假至此
乃議罰為立國經久之計

魏書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

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

鄉之後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

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

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
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於再朞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

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

衛按袁曹
結婚乃彼
此相餌之計

衆降封爲列侯

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

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

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

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

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

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蒞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

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

毀土山地道作圍漑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

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

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

破楷則高幹并州之援北新
拔邯鄲則表熙幽州之援東
絕擊楷自持者運道不通
則堅城大衆有自潰之勢
所係尤人也

臨滏水爲營

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

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

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

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

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

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

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

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

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

之

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

鄴城攻圍七月而拔

汲古本有比字

紹見光武資河北以定
海內故據之

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荐社汙宅古
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冢加恩於饕餮之室為政之
道於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
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
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
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
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
之無所不可

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
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
并之法百姓喜悅

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
出租賦銜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
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

四升戶出絹二匹絲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
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
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眾公
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
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一

朱實

冀當作青

按魏武之定冀州規為氣
象與破徐州大不相同此
河北之所以安輯也青并
破竹而下豈盡師武臣力
哉亦條教設施有以得
民心焉耳

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
應時破陷

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
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
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水
臣松之以爲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水以通船民憚役
而亡

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
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
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
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
續漢書郡國志曰獷平縣名屬漁陽郡

按法有免首之科魏武既
於其情罪直赦之可也既
縱而復收之進退无據
非法之中

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
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
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
搗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
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
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
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
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
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
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
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郟戚以益琅邪

省昌慮郡

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眾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克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言韓本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淹入派水派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

封功臣乃徐議自尊矣

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疇答眾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租奉畢入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

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一

二二 吳廷

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丸

月公引兵自柳城還

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漢蒼曰肄習也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為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為丞相以位讓璆焉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荆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

歷世持權宿客俞集其
人又小有才鮮不為亂者
二表即前漢之王氏也

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謚逸士傳曰汝南王雋字子文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暉善公之為布衣特愛雋雋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雋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雋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雋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雋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雋者一百

攻書疑作
王書

勒字以宋本
書苑書年

皇公宋本
許章元修
本作許竟

王以後漢書
校

時操駁于有取
蜀之勢

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僞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僞年六十四以壽終於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籍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旣得出公大喜諸

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爲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

由此淮南爲重鎮

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

安漢先生云又詞絕調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讀耳

容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荅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

劉孫方睦而云遂平天下蓋其器限之也史家評操功伐自克紹而止過此即足虎爭非復所能勘定矣

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

當州宋本
作荆州非

此子植字乃子桓之訛對良亦以稱子之字為據觀陳思王傳注中所載諸令屢稱子建則此為子桓決也

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

不啻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疆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

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瑄。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

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

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

可一夜而成五字御覽作項水水堅如鉄石功不達曙百堵所立雖全湯之固未龍過也二十四字

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

起兵強所以用間

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

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

挑戰者乃游軍也

寇御覽

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

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

臣松之案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墻。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

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

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人民。

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替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瘿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

爲侍中 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

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旂旒也以旒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也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群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王室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回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

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
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
其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

詩曰致天之屈于牧之野鄭玄云屈極也鴻範曰鯀則殛
死

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
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
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車一征而滅此
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
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
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
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

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
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
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
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
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
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
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
錫以一輅虎賁鈇鉞拒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
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
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

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奭曰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憇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

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

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克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

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睨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陳少章云下文云依等則
王字為衍又凌當為陵謝
當為樹依本傳封陵樹亭
侯

魏公之命及王禪受之際
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德
讓此承祚之微辭也所
以殊于他史者也

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
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
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朔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陵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
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
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
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
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夫都鄉侯
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
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
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
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奩袁霸

等勸進曰自古二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
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
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
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
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
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
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
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牡駢
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
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
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
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

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况於
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
佩紫懷黃盖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
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
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敕
外爲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
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又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旣虔奉
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
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
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勲立一
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
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

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
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 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
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
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
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
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
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
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
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
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
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
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

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齋壁帛玄纁絹五萬匹之鄴納娉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覲和洽為侍中

此魏國之官

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氏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藉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氏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齋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一

四十一 晉書

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二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綬遠遊冠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

秋七月公征孫權

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

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竒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

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

通鑑仍作宋何校本改宗亦知所据

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

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鐘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

按完字當行完在志年

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

按氏字疑行自武都者謂自武都入漢中也

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
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
元

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
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
散公乃密遣解慄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
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
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
大饗莫不忘其勞

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
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
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

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

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
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

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賞或宜速
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
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
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
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
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
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
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兼任二伯師尹
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

出宋本

可以意改

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

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飫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徃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

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大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

春祠令講武奏儼然
以天子議禮自處矣

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

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

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初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群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徃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群逆合從圖

守宋本

操之功烈果能以忠順
終之伊周之勲誠不足
茂惜哉

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
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兇醜盪
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
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
之君事爲已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
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荅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
爲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
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
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
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
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
爲典訓故勅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

方宋本

是以勲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
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
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
將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
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
志樽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爲北部尉曹
瞞傳曰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
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
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
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
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
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

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

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

冬十月治兵

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不爲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一

甲八 朱賓

本後漢書作丕少章云
魏臣避文帝諱陳氏仍
其舊耳

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

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必與賴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觀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

問本

羽疆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王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群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

按王曰以下
教語疑有
錯謬

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
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遣
鄢陵侯彰討破之

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
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
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
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
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
事家一人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
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
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

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
西征劉備九月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
略略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

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與
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
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
遣之吾與子共勦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
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
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
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

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眾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王昶家誠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

冬十月軍還洛陽

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北部尉解令過於舊

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群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

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

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群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

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

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

朱溫本路大敗于李存勗後嗣彌以不檢乃知操之欲軍中退為善持盈也

操始為北部尉故修其解

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

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 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

正義云孟德喪漢中旋軫至感毒而死 觀陸機弔魏武又則標章以四征不得志而病死史不盡書當以武侯正議表證 機弔文載道令有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太過失不當效也注中亦宜補見

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初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

此皆操所以成事處

以操之難眩而猶有孔桂之事見明帝紀注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一 五十二 張祿

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
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爲之
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
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
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
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群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
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製終亡衣服四篋
而已 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皂帳
從婢不過十人 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
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相譚蔡邕善音
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又
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

治元板

及古本作
美

少章云當作崔鈞宋書
禮志可據鈞與袁紹起
兵山東見後漢書崔
傳

甘陵甘始陽城邾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
少多飲鴆酒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
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
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恰合于簡易隨時
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曹
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
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
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
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洿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
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
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
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

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栢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捧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此操所以不能成事處

評無溢美收紹州之後不復能有為此志所以不得不並列三國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眈四州疆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筭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丙申正月十四日清晨校終魏志武帝紀

夢禎

長洲丘義民寫

甲辰十一月十四夜燈下校閱畢
道光丙戌重陽後二日蔣村校于
小河溪官舍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文帝紀第二

魏書

國志二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
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
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
不行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太
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
持節奉策免溫官

以後漢書
及溫本傳
參校當作
十三年

此與未建平事相類以
所傳異也

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
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
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為王太子

至年四十而薨

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宸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潜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鞞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脩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元年二月

旁疑作方

池籟廣成頌作波籟

近懲五侯十常侍之禍

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灾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籟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掎克暴虐者舉其罪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

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
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

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滅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
王皆各遣使奉獻

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
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
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脩涼茂郎中令袁
渙少府謝真萬潛中尉徐弈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
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

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
太牢祠宗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 孫盛曰在禮天子哭
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
王后封王子叡為武德侯

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傳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
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
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
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眾降皆封列侯

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
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

魏未嘗以夏侯姓
故與之婚孫盛所議
非也

曜當作昭避晉文帝
諱也

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
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為坐
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

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
斬之華降

華後為交州刺史見王凌傳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

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

庚午遂南征

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
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

王欲行律代之事而治
兵以備非常故托之
南征耳

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為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
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幽王不
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
卧功業可成而令荆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
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
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
慮與三事大夫筭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
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
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
以廣詢于下也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

兵疑作賓蓋明堂朝會
諸侯之所以賓禮親邦
國故曰賓下凡字對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二

胡李

幽宋本作
幽

今當作今

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

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眾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

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聞風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眾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

不至浮誕一至于此

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

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

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

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

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

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

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

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鄒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

柩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積忘戚君子以爲樂禍魯侯易服

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

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間
 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
 一旦而廢縗素奪于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于羣后
 大化墜于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
 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積于百代矣且武王載土而
 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為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
 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
 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
 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
 世之期促也

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
 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櫨櫨殯斂送致其

家官為設祭

櫨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櫨應劭曰櫨
 小棺也今謂之櫨應璩百一詩曰櫨車在道路征夫不得
 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觀洪櫨而念櫨

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
 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
 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
 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
 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

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

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群兇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故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

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爲諂况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

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群給事黃門侍郎王慈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而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懸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朞而靈象變于上群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

烏宋本作

此可為無皇永二字之証

臣妾遠近莫不見藻王令曰犁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以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

宋本元眉

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乃今効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爲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爲漢帝非正嗣少時爲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

年爲一軌有德者遇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訖今四百二十二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巳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醴泉竒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

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
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鳥銜丹
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
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
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
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
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
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
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
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
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爲王
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

宋本作白鳥赤鳥

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
之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
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
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
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
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
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
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
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
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國下
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

沒古作坦

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掉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

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萇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即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識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顒顒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外内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欵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

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
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
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愧士民由
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
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群寮督軍御史
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牟祕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
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
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
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
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
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
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

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
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爲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群類受
育長之施今八方顛顛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
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
安今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
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
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
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
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爲富栢城子高以義爲貴
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
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
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

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安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栢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干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頽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闈宦董卓乘釁惡甚澆獍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疆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

暴字以意改

太僕疑作大僕

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蕞兇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照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効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

今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
 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違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
 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觀天命營
 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
 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
 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
 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
 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已
 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
 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
 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
 令曰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

少章云宜當作直少帝
 注高貴鄉公自叙已未
 直成又云厥日直成應
 名此証顯然漢王莽傳
 以戊辰直定即真天子
 位師古曰以建除之次其
 日當定直成之義六龜
 是耳

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于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
 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
 其處或携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顏燭
 懼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
 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
 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
 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哉
 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為上章還璽綬宣
 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宣告群僚下魏又下天下 輔國
 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
 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
 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

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勛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眾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識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眾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烈士狗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于形骸之內

而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眾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暫受命旣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令曰夫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

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
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饑者
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
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
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以宿
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
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蓂莢未植階庭萑莆未生庖厨王
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
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
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
事備群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
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侍中劉廙等奏曰

文類元以
字

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則符瑞
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
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
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
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 庚申魏王上書曰皇帝陛
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
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
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
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
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
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詔應選授之
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

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
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糞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
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
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
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
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
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初七年歲
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
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
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
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
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

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改
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
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
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
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
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
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
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恡色舜發壠畝而君天下若固有
之其相授授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
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
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
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

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卽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 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衆不順逆天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識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拂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

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祇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爲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勅有司脩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

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
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
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况臣頑固質非二
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
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 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
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
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
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
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
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
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群
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

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
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
未至之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
耳 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
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
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于天命至於再三且四海不可以
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
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
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荅
天下嚮應之望焉 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
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
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叙衆心人靈同謀又

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叙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恡或受禪而不辭不恡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胄爲客于夏代然則禪代

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讐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况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悽悽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脩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群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

亂以意改

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已已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勲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于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壘書而音迫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 相國欽太尉詔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

此文以洪氏輯釋校其歸釋載志作其字有西存

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為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闈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於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饑者以充

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
 茂于放勛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替人神並和
 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
 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
 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
 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
 省群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
 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
 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
 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
 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又稽天命
 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群

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群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
 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
 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
 也群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
 焉 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
 覩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
 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有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
 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位至于三四朕用懼焉夫不
 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
 勳烈垂于萬載美名傳于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顓喻
 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 於是尚書
 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

等伏以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歌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群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不
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不祇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爲黃

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于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

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理為廷尉太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 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 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

漢書君久厭承明之廬于建詩本此非承明門也

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陸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

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脫者也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

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內爲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穉翼成大魏

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鄴爲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

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群祀。

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

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

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

自此遂無水旱劾三公之事，然變理之意微矣。

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脩事見陳思王傳以穀貴罷五銖錢

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眾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

此也

巳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柁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叙氏羌來

按漢洛陽當作滎陽
事見後漢書宋徽宗

日食正朝應在昭烈
伐吳喪敗

晉謂周靈王太子
晉也。左雄限年之
法至此復變欲以誘
進銳進之士志事
已也

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
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

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巳校尉三月乙丑立
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
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
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鄆城
侯植為鄆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
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
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
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
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
日破備書到秋七月翼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

兵勢惡分敵乘其
間則收禦難

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眾降

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邰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
刺史奉上所假印綬祭戟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詣行在所
帝置酒設樂引見于承光殿權邰等人人前自陳帝為論
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
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
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邰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
將軍郎將百餘人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
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
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

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
 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
 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杖則
 親疎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或二漢之季
 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
 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
 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于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
 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

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癯及貧不
 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
 禮國君即位為柩存不忘亡也

柩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

親身者曰柩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

呂氏春秋堯葬于穀林通樹之舜葬于紀市塵不變其肆
 禹葬會稽不變人徒

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
 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
 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
 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
 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
 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
 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
 孫以璆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

佚人類

於疑行

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

而省以文類

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中央大星

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

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
 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躡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
 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
 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鵠鳥集靈芝池
 詔曰此詩人所謂汗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
 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
 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

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
 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
 太祖萬載不毀也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

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
 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殊事云具犧牲
 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

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
 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
 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
 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辛未校獵于熒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
 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

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為長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二

吳應陽

宋書五行志傳云簡宗廟
 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
 即位自鄴過洛陽慈惠宮
 室而不祀宗廟太祖神主
 猶在鄴宮于建始殿殿
 然如家人之祀終黃初不
 復還鄴而員立方澤南
 北郊社稷神位未有定

屬映棠本

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冬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
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為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命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
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
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
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
宮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
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
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

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
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
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

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
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
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
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
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
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
者振貸之

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
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
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

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頴鄉侯陳群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醮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

陸本本非陸非

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魏氏再世祀橋公

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大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二

童叢

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
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
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
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

魏書曰殯於崇華前殿

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群王朗等以暑熱固諫
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
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
臨隧之哀况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
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爲棄君於惡群等之諫棄孰
甚焉 鄆城侯植爲誄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

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
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
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
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
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
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唯德可論
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没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
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
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
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
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
帝典闡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授賢

以藝文類
聚校

宋本作水
光

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
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
疑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潜心無罔抗志青冥才秀
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
如水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
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
取士蓬戶唯德是縈弗拘禰祖宅士之表道義是圖弗營
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
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
龍鱗緋冕崇麗衡統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
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
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轍鳥殪江岷

權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
內賓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祜河龍洛龜
陵波游下平釣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
素禽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漑塗被宇
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
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
先皇作儷鐫石紀勲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
百靈勲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紫肅于南郊宗祀上帝
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
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鏗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
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
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

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沉。大行揚之潛德。隱鳳。大行
 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承。太和
 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筭東父。如何
 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
 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
 虔奉。是順是將。乃荆玄宇。基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
 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
 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隊之致功。兮練元辰
 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
 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
 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
 冥冥。嗟一往之不及。兮痛閔闋之長局。咨遠臣之渺渺。兮

成疑作承

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
 以橫奔。兮闕闕塞之嶢崢。顧衰經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
 嬰。欲高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
 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
 是効。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
 天蓋高而察卑。兮翼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
 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
 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為宋本相

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
 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
 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

御覽作打

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
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
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
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
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
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
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
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頌
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
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
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

仿漢武贊

觀其自叙所謂學之不
似人君已不堪張子布
見此五石人學其矣親
人之不知恥也

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
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此 胡冲吳歷曰帝
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典論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
四海既困中平之政蕪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
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
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
相赴交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
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
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
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

骨如茶。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遂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歲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

何本作時以
之多難故每
征伐余乘馬
常從

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

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葉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撒碁。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占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萬曆丙申正月十九日校完文帝紀

夢禎

文帝紀卷第二

魏書

國志二

明帝紀第三

魏書

國志三

明皇帝諱獻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

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也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三

吳廷

從御覽

帝獵見子毋鹿文帝射殺鹿毋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毋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

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眾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癸未追謚毋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

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罔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罔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為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

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者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待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卽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

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卽王位旣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冷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

少章云資當作質魏制凡
鎮守部曲特及外州長吏
並納質任家口應以坐者
收繫保官

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
續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
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
人衆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
卿得無爲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
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
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達既爲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
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
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
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
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干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

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
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蜀大將諸
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

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
來旣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
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

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
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

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

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爲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裹盡毛殫刑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爲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卽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爲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

南宋本
志

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爲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

魏略曰是時譌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

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

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少入軍爲部曲督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只纜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

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

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三

五百三十二王應龍

與其追尊曹騰自定其
禮矣此自爲敬不能生子
而以加隆所後之親爲後
人勸于下七月詔書連類

而觀可以得其情矣

繼統之說魏明尚知之何後世之紛也稱皇不已而至稱宗稱宗不已而至附太廟後禮禮倫甚矣

三少帝為明帝後皆非其子異哉其早計也

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

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

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

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

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祭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

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勅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

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

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

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饗之。

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

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銓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游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為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

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為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 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為晉武帝博士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為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弈踰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餽遺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為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 魚豢曰為上

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廢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為之儉 傅子

光前妻東閭氏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三

十一

王册

傳疑作從

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
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
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歿生偶與發冢
者會也

山陽公薨書曰
公薨于三月是秋丞相
亮亦卒天之於漢教
已訖于是矣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
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
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
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大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
陽公為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
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
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為

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
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
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殂落四海如
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
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謚公漢
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大牢告祠文帝廟曰叡聞夫禮
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
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
叡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
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
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
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

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獻取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紱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爲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燦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鷄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

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馱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旣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高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之慙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

建疑作述

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經哭之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

魏氏春秋曰：亮旣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幘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

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
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爲太尉己亥復置朔
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
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

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
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
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
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
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

孔明既卒邊鄙無事而
寂遂恣淫荒矣

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
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
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
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
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
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
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罌恩太子舍人張茂以
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
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
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
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
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

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

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

中尚教語
疑有脫誤

舍人。且臣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

馬有七。其宣景文武惠懷怒之祥乎

以搜神記參觀立疑作正大金馬疑大司馬大生宮作大吉

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雞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馬。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

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
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夜
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
八尺。白石盡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
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
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
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書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
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
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
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
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

王肅為祭酒

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
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
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穿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
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
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
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
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
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
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
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荏音仕於是。有司
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

以御覽

夏四月。

魏書曰初文皇帝卽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卽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

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騶牲用駢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卽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卽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卽戎

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禘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

景初歷尚書郎楊偉所造事詳宋書歷志曹爽有參軍楊偉疑卽斯人宋書又載黃初中太史丞韓翊嘗造黃初歷時陳群爲尚書令奏以爲是非得大當以一年決定今注家于群遺三楊偉歷施用既于晉宋而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三

十九

四百九十八施光

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旣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歛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園丘

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旣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

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園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

即音其已

反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已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

金狄泣者寂死魏亡之效也

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警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

直御覽作貞

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
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
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
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
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
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
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
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
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
問後為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

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
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
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
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
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
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

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
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
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
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
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
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

孔明歿而軍幾亂顯考
置副之義蓋老謀也

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母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為宣王副也。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浚虹。浚音胡交，虹音絳。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致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

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蕞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贊、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贊、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諸別

其占與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于張同天將徐曹氏矣

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勅未到。奔軍爲惇所破。贊爲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閏月月犯心中。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

內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彊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

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

初青龍三年中書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令爲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三年春正月丁亥大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

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

魏略曰帝旣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爲詔旣封顧呼官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卽日帝崩于嘉福殿

魏書曰殞于九龍前殿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癸丑葬高平陵

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許相贊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

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此不獨免于文德之譏亦為古疏德潛思正法也潛思書籍事其遠者大者而不徒用資文藻則才識開益不待接人臨事胸中自有權衡矣

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乙未十二月十五

日校完明帝紀

祭酒馮夢禎

明帝紀第三

魏書

國志三

三少帝紀第四

魏志

國志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鴻業熒熒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揔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曰

四百八十陳奇刻

西戎火浣布已見列子
湯問篇魏文多識豈未
讀此乃著論以明其不
然耶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
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
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
洿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
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汗
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
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
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
此山草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
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
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
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

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
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臣松之昔從征
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
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
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 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
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
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
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
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其毛織以爲布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
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傳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
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

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

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

于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祖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

御之此為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
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
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
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
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已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
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
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
震

少帝加元服立中宮乃二陰
之月日食既陰盛陽微極
矣此魏祚之替帝位之不
終兆皆見于斯陳氏類書
之得良史法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
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

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
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
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
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
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
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
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
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
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
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

道郭嘉以非魏臣也景元
三年復祀嘉蓋司馬氏以
厲其黨獨祀典年者
以其死事也

少章云郭嘉與程鍾荀
之其配饗但有先後不
同非獨遺也景元三年詔
可以參考

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己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四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大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卽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爲良人。旣有此詔，則宜遂爲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癯疾殘病，竝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

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撻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柵中斬獲數千柵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柵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

脩疑作備

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巴東淮南諸郡三后巴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

史家錄此奏于紀中使
百世因其言而知其人不
欲盡改其寔於異同之
口耳

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睚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磬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

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莽之殺賢懿之族，奕皆
悉知其中外殫微，皆起
乘之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州秦諸本皆作陳秦非也
少章云州秦事跡附鄧艾
傳後其為新城太守見
王昶傳非陳元伯也元伯
前後歷官未嘗與郡縣
早初方代郭淮為雍州
刺史以拒蜀人安得與王
基同建破吳之功乎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大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

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爲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

西界

秋七月恪退還

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

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闕關。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爲屈。劉禪以爲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爲禪左右所遏。事輒不克。故殺禕焉。臣松之以爲。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爲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旣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爲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紀。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

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名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

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

芳臨御教載非若昌邑
始徵若果君德有闕播
悉于眾師何難執以為
辭今稱太后之令發床第
之私有以知其為誣矣

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
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
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
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
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
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
以避皇位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
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
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
稷以濟四海二代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

少章云繁當作毓此鍾毓
也本傳可考繁當作表鄭
表也時為少府特作大匠
渾之從子名見渾傳其
歷官及迎立少帝事並
詳晉史

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
與羣臣共為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
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
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疑廷尉定陵侯臣繁
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襄永寧衛尉臣禎永寧
太僕臣閔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河南尹蘭
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
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
亭侯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
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
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顓臣豐博平侯臣表侍中

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
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
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
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
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六合皇帝卽位纂繼洪業春秋
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
日延小優郭懷素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
保林女尚等爲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
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
上以爲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
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
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勲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

宋本無使

華勲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讒毀
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
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
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帝
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
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后更欲外
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
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
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
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
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
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

按太后母杜封卻陽君
郭后本傳合當作卻

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

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

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 魏世譜曰

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郟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巳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僮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

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闡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于上兆民聽于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

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

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頌皆晉之令史。璠
頌出爲官長。溥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
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頌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
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
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諸
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
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
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
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
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
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

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
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
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
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
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
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
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
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
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
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
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
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于原野。

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
次鈎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

顓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

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顓等曰有夏既

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

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

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顓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

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

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

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

言論之間慨慕少康則
沈痼有在矣其亦機事
不密之端乎

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

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

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

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

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

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

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

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

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

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旣畢顓

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

較御覽作

其御覽

於御覽

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

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旣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

詳書辛學問難子記蓋亦深致嗟惜之意

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

增 雲以御覽

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

順考古道非其經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沮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大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

萬曆二十四年刊

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煜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煜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水，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傅暢晉諸公贊曰：六

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為

集會元叙
作使命

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迨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迨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誣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躡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

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巳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

臣松之以爲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

時淮南以吳爲援壹
未奔故司馬氏德以
寵之冀以招誘未者

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於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

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搃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逆竄得出音卽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倭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醊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爲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旣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

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
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
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
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
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
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
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魏氏
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
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鳩之卒鄭玄注
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
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明堂論云更
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

氣文類

女傍叟今亦以爲更以此驗知應爲叟也 臣松之以爲
邕謂更爲叟誠爲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
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
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
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
公卒年二十

公亮何以不地不忌言也
此言高貴鄉公卒猶有
復史之風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四

三七

四百九十二付榮

若直書成濟抽戈犯蹕則
反得歸獄成濟矣今詳
謂微而顯順而辨也史
論之蓋未識變例之深
今公卒之下詳載
表則其定自著而司
馬氏之罪益無可逃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
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
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
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
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
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
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
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
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
文王第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
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眾欲退
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

恨御覽

然若果中意其得福必
輕世語所云殆即沈業之
徒自恥失節故肆其醜
正之詞以厚誣忠烈耶
願無識遂筆之于書耳

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
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
而悲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
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
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
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
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
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
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穴從
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
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
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

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異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謫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卽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

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爲晉中護軍

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

觀此二語沈業方爲司馬借以自解于天下哉與成濟同勳矣

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旒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

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旒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

以視疎論是時不後出有人璜爲守之子則操後也當時惟昭之指昭穆遠近莫敢議矣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

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卽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卽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爲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

少章云昌騰父名即高祖
高祖命名不應犯高祖諱
恐有一誤
高貴鄉公弒崩之事獻穆
皇后猶親之常道鄉公
于晋太安元年則又趙王
篡奪反正之後也噫見

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
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
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
為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
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
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
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
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為
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
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
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
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

章表稱臣于心有不安
不臣可也當更取北魏清河
王事參之不至如周世宗之
野差順耳

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饗觀之
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
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
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
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
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
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
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
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
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
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少章云以戊寅推之是月
不得復有中寅寅寅字
定有一誤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叢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剥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跋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

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顛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以甲子遊推是月不當有壬辰

郭太后在殯蓋墨經而出

祥之拜之不可然其自處
何以并在楊彪下也厥後
馮受道郭威之拜復折
而事周是以惟大節不
可奪為難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
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
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
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
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
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
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
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
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王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犄角赴救七月
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
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
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眾人皆使下議倉卒
之際莫不驚懼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
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
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
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眾西行討會
欲以稱張形勢感激眾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
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輔爵
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曲將
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

馬炎爲撫軍大將軍。卒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趾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趾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趾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旣使

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趾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

法久漸散當時能之必有以也當合司馬芝傳恭觀之

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諭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諭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

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

佾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
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
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摠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
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
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
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
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
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
國致遠之勲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
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
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
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謚曰元
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
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
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
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
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
南面輔宰統政仰尊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
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評
語可謂較而婉矣

乙元板

十五夜校終

三少帝紀

夢禎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



甲辰十月廿一夜校對一過 秋 陸衡

